

## 冷战后国外中东研究的进展

黄民兴<sup>\*</sup>

中东研究属于多学科的地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中东研究的重镇。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出版的《东方学》引起了中东研究领域的大讨论，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萨义德的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从而取代了反映欧洲中心论观念的东方学 and 现代化理论，开始成为西方中东研究领域的主导话语。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的中东研究出现了以下重要变化。

### 关于“中东”概念的新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原属伊斯兰文明圈的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出现新的独立国家，从而对中东研究的范围产生了影响，重新引发了有关“中东”概念的探讨。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东”概念应当扩大到高加索地区，因为历史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直与南方的伊斯兰世界存在密切的联系；<sup>①</sup> 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出任布什政府驻阿富汗大使的新保守主义者扎勒米·哈利勒扎德 (Zalmay Khalilzad) 则提出了“大中东”概念，它包括了传统的中东地区 (含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高加索和中亚。<sup>②</sup> 在英国，中东研究甚至包括了西非和东非。<sup>③</sup> 这意味着出现向早期“中东”概念的某种复归的现象。<sup>④</sup> 另有学者提出“大伊朗”概念，主要指波斯语言和文化所影响的地区，包括了从中国、蒙古直到匈牙利的辽阔地区。<sup>⑤</sup> 同时，西方学者更加注重各具特点的中东地方社会研究，而日渐抛弃了将伊斯兰视为一个统一体的研究思路。

### 学者探究新的研究方法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促进了有关研究，对包括中东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资助减少了。<sup>⑥</sup> 因此，西方的中东研究学人、尤其是年轻人日益质疑“中东”、甚至整个地区研究的概念，对“地区研究专家”的头衔和学人在中东研究中的某种边缘化感到不满；他们认为，不同的民族和文明并非分散而相互隔离的、地理上静止的实体；相反，它们相互影响、借鉴、联合和冲突，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义自身，而这样的过程不但发生在民族和文明之间，而且发生在它们的内部。因此，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研究理论和

---

<sup>\*</sup> 本文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sup>①</sup> 参见 [英国] 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 年版。

<sup>②</sup> Zalmay Khalilzad, “Challenges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 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eds.,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③</sup>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Subject Center for Language Linguistics and Area Studies”, <http://www.llas.ac.uk/resources/gpg/2241>, October 7, 2008.

<sup>④</sup> 著名战略家马汉认为，“中东”包括了从苏伊士运河直到新加坡的辽阔地域。See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Persian Gulf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ational Review*, Vol. 40, 1902.

<sup>⑤</sup> 冷战后，使用波斯语的国家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大伊朗的概念，See Richard N. Frye, *Greater Iran: A 20th - Century Odyssey*, Mazda Publishers, Inc., 2005.

<sup>⑥</sup>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36 - 241.

方法,以便深入了解过分偏重材料和政治研究的传统方法所无法解释的中东社会,其表现之一是日益从全球化的视角研究早在19世纪西方的现代化启动之前发源于本土资源和动力的中东与整个世界的联系。<sup>①</sup>2005年,北美中东学会(MESA,包括加拿大)年会设立了一个为期3年的讨论专题“中东研究的跨地区方法:对一个地区的构建和解构”,讨论会提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跨地区研究课题:中东与其他地区的思想、人民和物资的流动,“中东”概念的地理变动(地区的、网络的、侨民的、宗教的等等),重新定义为没有边界、但有核心地区的中东研究,与中东地区以外的个案比较研究等。<sup>②</sup>

### 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以中东史研究为例,传统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伊朗以及也门等国家,但缘于阿拉伯半岛国家高校科研的迅速发展,近年来学界对阿拉伯半岛其他国家的研究不断深化。其次,日益注重比较史和全球化视角的研究,即日益疏远以民族为单位的传统研究,而强调观念和人群在大的时空范围内的流动。例如,一些研究涉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在也门的移植、美国在冷战中对其奉行的现代化政策对美国自由主义历史的深刻影响等,<sup>③</sup>在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中东穆斯林侨民社团和移民史及中东公民社会的研究也成为热门,而这方面的研究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题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如中东的媒体、大众文化、妇女、少数民族、教派、艺术等。<sup>④</sup>2006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第七届地中海社会政治研究大会上,专门召开了名为“从地方到全球:在国际市场和地方预期之间的东地中海视觉艺术”分组会。会议的与会代表于2007年在美国成立了“近现代阿拉伯世界、伊朗和土耳其艺术协会”(AMCA, The Association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Arab World, Iran and Turkey),这是一个旨在促进相关研究和交流的私人国际学术机构。同年,北美中东学会的年会包括了一个名为“没有历史的艺术?对‘阿拉伯艺术’的评价”的分组会,会议讨论了阿拉伯艺术机构化的历史和艺术作为民族词汇和国家统一文化代表的要素问题,其论文发表于学会的会刊上。<sup>⑤</sup>

跨学科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新趋势,其涉及范围包括其他地区研究。从事相关研究的不再限于中东研究人员,而包括了经济、人类学等学科和其他地区史的同行,并且出现了一些共同关注的课题,如性别、后殖民、民族问题等。但最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是与伊斯兰教研究的结合,它同时也成为跨地区研究(涉及北非、中亚、南亚、西非等及在美洲、欧洲的穆斯林社团,并包括了历史上的西班牙)。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伊斯兰教研究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2002年,在美国大学和学院中,选修伊斯兰教类和中东语言课程的学生人数比上年猛增一倍。<sup>⑥</sup>在英国,2002~2003学年到2005~2006学年,选择中东研究专业学习的学生人数增长了19%。<sup>⑦</sup>2000~2009年,美国成立了10个伊斯兰教研究中心,其中8个成立于九一一事件之后,而此后设立的伊斯兰教讲座教授职位至少有6个。据悉,70年代末,美国的博士论文中只有不到1%涉及伊斯兰教,而到2004年一度达到5%。而在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中,关注伊斯兰教的人也在迅速增长。在北美中东学会的会员中,同时研究伊斯兰教的在1984年占24%,而到

① Cemal Kafadar, "Crossing Boundaries: Remapping the Study of Middle East History", <http://cmes.hmhc.harvard.edu/ecmes/features/remapping>, November 22, 2005.

② Charles Kurzman, "Cross-regional Approaches to Middle East Studies: Constructing and Deconstructing a Region",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41, No. 1, 2007, p. 28.

③ Judith E. Tucker, "How has the Field of Middle East Studies Changed in the Last Five Years? An IJMES Retrospective" (Pansée 1: From the Catbird Sea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42, No. 1, 2010, p. 4.

④ Charles Kurzman & Carl W. Ernst, op. cit., p. 13.

⑤ See Nada Shabout, "Art without History? Evaluating 'Arab Art': An Introduction",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42, No. 1 & 2, 2008.

⑥ Joel Beinin, "Middle East Studies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37, No. 1, 2003, p. 9.

⑦ See J. Canning, "Five Years on: the Language Landscape in 2007", Monograph (Project Report), Southampton: Subject Center for Language Linguistics and Area Studies, 2008, p. 12.

2008 年猛增到 37.6%。<sup>①</sup> 九一一事件之后,北卡罗莱纳大学成立了卡罗莱纳中东和穆斯林文明研究中心,作为跨地区中东研究的机构,它发起了北美中东学会前述为期 3 年的讨论专题“中东研究的跨地区方法”。

### 中东史研究的理论与重点的变化

以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为例,战后它经历了 3 个阶段的变化,即现代化方法、宏观模式(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和后结构方法。后结构方法的时期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此时全球化的兴起对民族国家和西方重要性的削弱促成了这一方法的流行。新的方法认为国内议程是奥斯曼晚期关键性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反映在 3 个领域:机构构建、资源分享,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扩散。源自地方的动力在奥斯曼机构构建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经济资源方面的博弈反映在国家与外省、包税人、地方精英和城市之间,同时奥斯曼晚期的意识形态主要来自本土观念,而非精英和西方的思想。<sup>②</sup>

伊拉克史的研究则反映了相关史学重点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伊拉克史研究侧重于政治史,主要是政治精英和近代国家的形成。此后,相关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近现代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sup>③</sup> 例如,托比·道奇(Toby Dodge)更多地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帝国政府决策者的思想探寻当代伊拉克血腥政治的根源。道奇认为,英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限制,包括本国反对在海外殖民上大量消耗资金、英国政界和殖民当局的政策分歧、对伊拉克社会的不同理解等,其结果是英国无法建立一个可行的伊拉克民族国家。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犯下了类似的错误。<sup>④</sup>

中东史研究的另一发展是有关萨义德思想的讨论,尽管他的观点得到很多西方学者的赞同,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著名的英籍阿拉伯学者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y)指出,东方学是 19 世纪具有创新价值的重大学科之一,它是对一种文明及人们可以从中发现的任何事物的文字纪录的研究;在 19 世纪,存在着一种根据民族性格去思考问题的倾向,英国人同样习惯于这样描绘法国人,而某些东方学家对一些中东社会确实有深刻的了解;另外,萨义德完全忽视了德国的传统和历史哲学,而后者是东方学家的主要传统;最后,《东方学》出版后,一些穆斯林学者宣称只有他们才理解伊斯兰教,这种倾向是危险的。美籍黎巴嫩学者查尔斯·伊萨维(Charles Issawi)也认为学者的研究势必有所倾向性,会属于某种中心论,但真正特别的是欧洲是世界上唯一大力钻研其他文化的地区。法国学者安德烈·雷蒙(André Raymond)强调指出,萨义德把作家、旅行者和艺术家的东方主义与学者的东方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后者只占近代西方的东方研究的一小部分。另一位法国学者马克西姆·罗丹松(Maxime Rodinson)则宣称萨义德的作品带有一点斯大林主义的风格。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哲学教授萨迪克·贾拉勒·阿兹姆(Sadik Jalal al-‘Azim)指出,萨义德创造出了一种铁板一块的、本质先行的西方的“东方学”,而事实上并不存在。<sup>⑤</sup> 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萨义德的理论推动了学术辩论,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

### 研究机构不断增加,研究队伍日益国际化甚至“中东化”

在美国,传统上进行伊朗历史研究的大学主要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哈佛和芝加哥等大学,但近年来俄亥俄、德克萨斯、马里兰、华盛顿、犹他等州立大学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伊朗研究机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有 4 所分校都建立了相关专业,其中洛杉矶分校成为美国第一个为本科生授予伊朗研究学位的大

① Charles Kurzman & Carl W. Ernst, op. cit., pp. 8-9, 10, 2, 5, 23.

② Cem Emrence, “Three Waves of Late Ottoman Historiography, 1950-2007”,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41, No. 2, 2007.

③ Dina Rizk Khoury,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Iraq”,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39, No. 1, 2005.

④ Toby Dodge, *Inventing Iraq: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and a History Denied*, New York, 2003.

⑤ Nancy Elizabeth Gallagher,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Interviews with Leading Middle East Historians*, Ithaca Press, 1994, pp. 41, 62, 87, 124, 145.

学(该校现在每年有约800名学生选修波斯语或伊朗研究课程),而马里兰、亚利桑那等州立大学也随后跟进。<sup>①</sup>

在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智库中,来自其他西方国家及中东国家的研究人员不断增加,后者既有本土的中东裔研究人员,也有来自中东国家的访问学者。另一方面,有大批中东国家的学生在欧美大学中攻读博士学位。这就改变了以往主要由非中东的西方白人学者研究中东的状况,<sup>②</sup>据说在美国来自中东国家的学者已占到50%。<sup>③</sup>与此相关的是,中东国家以及在欧美的中东裔社团对西方中东研究的资助也在不断增加,例如,1993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设立了法赫德国王伊斯兰沙里亚法讲座教授职位,2000年在阿肯色大学设立了法赫德国王中东和伊斯兰教研究中心。<sup>④</sup>2005年,美籍伊朗裔企业家法里鲍兹·马西赫捐资200万美元,用于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建立一个跨学科的波斯研究和文化中心。<sup>⑤</sup>

### 九一一事件促使西方国家增加对中东研究的投入, 但国别和研究领域不平衡

在英国,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HEFCE)与其他类似机构合作,对5个基于语言的区域研究中心进行了资助,包括由爱丁堡、曼彻斯特、达勒姆等大学机构组成的高等教育阿拉伯世界高级研究中心(CASAW)。此外,埃克塞特大学开设了库尔德语的教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则开设了阿塞拜疆语、库尔德语、俾路支语和普什图语的教学。<sup>⑥</sup>在美国,国会决定把对“第六部分”<sup>⑦</sup>和富布赖特—海斯国际研究项目2002财政年度的经费增加2050万美元,比上年提高26%。<sup>⑧</sup>但是,政府对高校中东史和其他中东研究的投入并没有增加,大学中的中东研究机构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相关师资仍然缺乏。1975年,美国大学历史系拥有中东史或伊斯兰国家史的教师为47%,但到30年后的2005年仅增长到54.5%。<sup>⑨</sup>同样,伊斯兰教在高校中的地位也不容乐观。1981年,美国所有大学的宗教学系中,拥有伊斯兰教专业背景的教师的系仅占4.6%,1991年上升为5.7%,2001年猛增到9%,但仍比较低;相比之下,有研究生专业的宗教学系比例较高,3年的相应比例分别为36%、48%和57.9%。<sup>⑩</sup>

### 九一一事件对西方国家中东研究的研究方向、方法和目的、 研究环境及学者的地位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广泛地卷入中东事务、阿拉伯裔和犹太裔学者及不同政治流派和院外集团的存在,使美国中东学界历来存在派别和观点分歧,而九一一事件使这一分歧大大深化了,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论战。事实

① Howard Cincotta, "Persian Studies in United States Reflects Dynamism and Growth: Thriving academic program grew from 19th-century roots", <http://www.america.gov/st/sca-english/2009/July/20090724160330ISilArooN0.6650507.html>, July 24, 2009.

② Zachary Lockman, op. cit., pp. 236-241.

③ 杨夏鸣《美国的中东问题研究:理论、论点与影响》,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第90页。

④ Charles Kurzman & Carl W. Ernst, op. cit., pp. 8-9, 10.

⑤ "Iranian-American Community Vital to Advance of Persian Studies: Academic programs demonstrate different ways to explore the field", <http://www.america.gov/st/sca-english/2009/July/20090724160449ISilArooN0.3581766.html>, July 24, 2009.

⑥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Subject Center for Language Linguistics and Area Studies", op. cit.

⑦ “第六部分”(Title VI)指1958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NDEA)的“语言开发”部分,它规定支持国内大学的外国小语种和地区研究的学习与研究、交流,而富布赖特—海斯国际研究项目支持在海外的语言学习。美国的地区研究机构均在第六条的资助范围。See “Title VI Programs: Building a U. 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pe/iegps/title-six.html>, December 8, 2008.

⑧ Joel Beinin, op. cit., p. 9.

⑨ Zachary Lockman, “MESA Presidential Address: Challeng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 Time of Crisis”,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42, No. 1&2, 2008, p. 12.

⑩ Charles Kurzman & Carl W. Ernst, op. cit., p. 17.

上,在整个西方,九一一事件推动了中东研究人员进一步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例如在英国,2006年将区域研究和伊斯兰研究列为“具有战略意义而较为脆弱的领域”,予以大量资助。而在美国,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和世界史领域的大学教师日益转向纯学术研究,不再为政府部门服务,而民间智库则主要研究现实问题,<sup>①</sup>形成自然分工。在九一一事件后,一些保守主义学者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

早在冷战结束之初,个别著名的中东专家就出面为美国的中东政策辩护,尤其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土耳其史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他从1990年开始就在一些著作和论文中宣称,伊斯兰教是有些僵化的宗教,当代穆斯林对美国的仇恨来自3个方面:穆斯林在几个世纪与西方和俄国的抗争中失败;外国观念、法律、生活方式,甚至外国统治者、定居者对伊斯兰国家的入侵;穆斯林家庭中妻子和儿女的解放、反叛。因此,中东与现代性和民主无缘,所有这些也与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无关。他的结论是“这不亚于一场文明冲突”。<sup>②</sup>事实上,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一词即来源于此。九一一事件后,刘易斯陆续推出新著《问题何在:西方的影响与中东的回应》(2001年,写作于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和《伊斯兰危机:圣战与并不神圣的恐怖》(2003年),<sup>③</sup>宣称美国的中东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并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对其进行的“民主”改造。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美籍黎巴嫩裔学者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后者主要研究阿拉伯地区的政治思想,而这一派学者有时被称为“新东方学”,因为他们的学术立场类似于东方学。<sup>④</sup>而且,这些学者对布什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九一一事件后,刘易斯曾为部分白宫官员、军事助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就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专题报告,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还会晤过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等人。可以说,刘易斯的观点为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sup>⑤</sup>

里根时期的苏联问题首席顾问里查德·派普斯之子、保守主义的犹太裔中东历史学家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于1990年创立了保守主义智库“中东论坛”,发行了《中东研究季刊》。他宣称激进的伊斯兰是对美国的威胁,应当以强有力的、甚至是侵略手段予以消灭。从以色列到美国定居并出任《中东研究季刊》主编的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刘易斯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于2001年出版《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研究的失败》一书,他强调说“毫不夸张地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中东研究学者未能预见和解释中东政治和社会演变的重大事件。学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们的研究对象搞得不知所措,他们的研究范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中东发生的事件所抛弃。不断的失败使得学术界名誉扫地。”<sup>⑥</sup>他攻击大学教授不研究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现实问题,并完全受萨义德理论的约束;其成员已经主要是中东裔,后者不能客观地进行学术研究。

九一一事件后,派普斯专门建立了“校园观察”(Campus Watch)网站,对国内的中东研究学者进行监督。该网站指责许多中东研究机构反犹、反美,奉行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群体思维(group thinking),并且接受阿拉伯国家的资金。<sup>⑦</sup>他们还提出政府应当减少对大学中东研究机构的资助。2003年4月,派普斯被布什政府提名出任联邦政府资助的美国和平研究所董事会成员(任期止于2005年)。

但以北美中东学会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学者并未受其影响。他们坚持学术研究的自由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干预,并指出负责反恐的不是学术界,而是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而后者同样没有预见

① 20世纪末,美国约有2000个从事政策研究的智库,其中多数进行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研究。See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p. 246.

②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pp. 217-218.

③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国内学者的评价参见吴冰冰《〈学术与偏见——从〈错在哪里?〉看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史观〉》,载《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1期;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Random House, 2003.

④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p. 219.

⑤ 杨夏鸣:前引文,第96页。

⑥ 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Washington, 2001, p. 2.

⑦ 类似的保守网站还有“Jihad Watch”,后者是附属于“The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的博客。

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他们也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一些学者还对刘易斯等人进行反驳,指出保守学者的言论表明了“东方主义”的复苏,而美国中东研究学界早已超越了萨义德理论。其结果是美国中东学术界进一步分裂。2008年,刘易斯和阿贾米等人发起成立了“中东非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并发行了自己的刊物,设立了网站,从而与北美中东协会相抗衡。

意识形态冲突也蔓延并超越出阿、以方面。20世纪90年代,当土耳其政府向一些著名的美国大学提供资助以促进奥斯曼和土耳其研究时,一些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发出警告。据说,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担任依据土耳其资金设置的主任职务的教授,提议邀请土耳其大使前来探讨如何反驳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土耳其承认“大屠杀”的要求。甚至刘易斯也卷入了这一冲突。1995年,法国一家法庭宣称,由于刘易斯发表了否认或降低“大屠杀”意义的言论,他“未能履行其谨慎客观的职责”。<sup>①</sup>

尽管如此,在其他西方国家,中东研究并没有出现如美国这样的政治化。除了政治上的制约(像美国政府禁止出版社编辑和出版来自伊朗的著作手稿)<sup>②</sup>和财政问题外,美国的中东研究还面临着其他困难,如研究人员和学生难以进入一些中东国家,难以使用当地的档案和图书馆,难以安全地进行采访和研究;大学普遍不愿意出版此专题博士论文;毕业生的市场需求有限;从事中东语言和专业教学的人手不够等。<sup>③</sup>

在中东,近年来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史学研究意识形态化的松动。在以色列,1988年出现了所谓的“新历史学派”,他们背离了代表官方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根据新的档案资料对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进行了重新解释,指责当时的以色列官方对巴勒斯坦平民进行种族清洗,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甚至是战争罪。但是,1995年以后阿以和谈的停滞,尤其是2000年巴勒斯坦起义的爆发,使以色列国内的保守主义倾向抬头,“新历史学派”走向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代表新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学派。后者承认以色列军方在战争中的大规模驱逐巴勒斯坦平民行为(以色列国防军及其前身哈加纳在20世纪末公布了建国前的大量档案),但认为这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sup>④</sup>

在土耳其,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的问题始终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敏感话题。土耳其官方和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他们有人认为许多亚美尼亚人的死亡是战争中迁徙时因饥饿、疾病等原因造成的,并非政府有意屠杀;有人认为亚美尼亚人屠杀的土耳其人甚至超过前者被杀的人数;而且居住在欧美的亚美尼亚移民有大量的资金和宣传能力,从而影响到欧美对该问题的立场,而后者主导了世界对亚美尼亚问题的话语权。同时,还有许多学者(包括左派和社会主义派别的学者)对此保持沉默。例如,1988年在土耳其出版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百科全书》(Sosyalizm ve Toplumsal Mücadeleler Ansiklopedisi)对此不置一词。1991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土耳其学者坦纳·阿克查姆(Taner Akçam)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了第一部批评官方的土耳其文著作《土耳其的民族身份与亚美尼亚问题》<sup>⑤</sup>,以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英文新著《从帝国到共和国: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亚美尼亚大屠杀》和《可耻的行为:亚美尼亚大屠杀与土耳其的责任问题》。<sup>⑥</sup>前者分析了大屠杀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关系,认为奥斯曼帝国对此负有责任;后者则进一步宣称,屠杀与人们宣传的大战无关,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精心策划的行动。阿克查姆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亚美尼亚问题的权威。然而,他的观点在土耳其属于“异端邪说”,面临着来自官方的巨大压力,他本人则长期定居国外。可见,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以以色列,观念的改变仍非朝夕之事,并且与国内和地区政治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Zachary Lockman, *Contending Visions of the Middle East: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Orientalism*, p. 252.

② 2003年财政部的规定,违者将罚款50万美元并处10年监禁。美国学者认为此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See Laurie A. Brand, "2004 Presidential Address: Scholarship in the Shadow of Empire",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Vol. 39, No. 1, 2005, p. 12.

③ Zachary Lockman, "MESA Presidential Address: Challeng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 Time of Crisis", pp. 11-13.

④ Ilan Pappé, "The 1948 Historiography of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9, No. 1, 2009, pp. 6-10.

⑤ Taner Akçam, *Türk Ulusal Kimliği ve Ermeni Sorunu*, İletişim Yayınları, 1991.

⑥ Taner Akçam,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Armenian Genocide*, Zed Books, 2004;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Metropolitan Books, 2006.